

外语情绪、外语投入与线上外语 学习成效的动态关系研究

范开芳 王纯磊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线上外语学习新常态给外语情绪与外语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提出新问题。研究通过问卷和测试考察我国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在线上外语学习不同持续时长情况下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和外语学习成效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线上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具有历时变化的特点;(2)线上外语愉悦与外语投入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外语焦虑与倦怠与外语投入呈中度负相关关系;(3)线上外语情绪对外语投入在不同线上学习时长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外语愉悦的解释力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能动投入对外语情绪的预测力显著高于认知、行为、情感和社会投入;(4)线上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均呈现正向预测作用,预测作用具有历时变化特点。研究结果对线上外语教学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外语情绪的理论发展具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在线外语学习成效;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140-09

0 研究背景

随着积极心理学在二语学习领域研究热潮的出现,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普遍性及多样性,呼吁采取整体观探讨丰富的外语情绪(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FLEs)(Dewaele et al., 2020)。然而,现有外语情绪研究主要聚焦传统实体课堂,较少关注线上教学环境(李成陈等, 2020)。线上外语学习的新常态使外语学习者产生了不同于面对面课堂环境的外语情绪(Fraschini et al., 2021),这一现状凸显了对线上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影响开展实证考察的必要性。

外语情绪研究的核心理论是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3)和控制-价值理论(Pekrun, 2006)。拓展-建构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如愉悦)扩大个人思想-行动资源,构建学习者的心理韧性及个人资源,消极情绪(如焦虑)缩减个人资源。这一理论认为学习者同时具有积极、消极两种情绪(MacIntyre et al., 2012)。控制-价值理论主张从“指向目标(唤醒对象)、效价(正负性)及活跃度(唤醒程度)”三个维度定义学业情绪(Pekrun, 2006)。该理论将愉悦归类为一种积极、以情绪为中心的过程型情绪,而焦虑则被认定为消极与结果型情绪(Pekrun, 2006)。该理论强调,积极学业情

收稿日期:2023-01-11

基金项目:江苏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加工和阅读能力的认知心理机制研究”(22YYD003)、江苏教育规划项目“基于眼动技术的大学外语在线课堂学习者学习效率研究”(C-c/2021/03/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范开芳,女,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研究。

王纯磊,男,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研究。

引用格式:范开芳,王纯磊. 外语情绪、外语投入与线上外语学习成效的动态关系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3): 140-148.

绪促进学习者认知(如自我调节)、动机及行为(如学习策略、投入)等,助力学业成就;消极学业情绪则限制学习者的认知、动机及行为等,最终削弱其学业成就。学业情绪、学习过程及学业成就之间具有双向且动态的关系。

外语情绪是学习者外语情感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学习者外语学习成效(Li, 2020; Wang et al., 2021; 李成陈等, 2022)。现有研究对外语情绪中的外语愉悦(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和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FLA)关注较多(Dewaele et al., 2014),缺少对学习者的倦怠的描述(Robins et al., 2018)。胡桥(Qiao Hu)等(2009)认为,倦怠(Burnout)在学生群体中也很常见,并将“学业倦怠”界定为“学生对与学习相关的人或事的情感耗竭和怀疑态度,以及学业效能感和自信的降低”。

现有对外语情绪和外语学习成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线下外语课堂情景(Li et al., 2018; MacIntyre et al., 2019),对线上外语课堂情景下外语情绪和外语学习成效之间关系的探索较少(Fraschini et al., 2021),尤其缺乏对线上学习者外语倦怠(Foreign Language Burnout, FLB)和外语学习成效影响机制的研究。因此,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与线上外语学习成效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以及线上学习者外语愉悦、焦虑和倦怠与线上外语学习成效之间的影响效果如何,尚不明确,需进一步探讨。

外语投入(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gagement, FLLE)是指学习者为主体,语言为客体或交流工具的情况下,学习者能动、行为、认知、情感和社会的状态和过程(Svalberg, 2009: 244; Hiver et al., 2020),包括能动投入(Agentic Engagement, AE)、行为投入(Behavioral Engagement, BE)、认知投入(Cognitive Engagement, CE)、情感投入(Emotional Engagement, EE)和社会投入(Social Engagement, SE)。外语投入是外语学习的核心(Hiver et al., 2020)。

外语投入与外语学习成效显著正相关(Svalberg, 2009, 2018; Baralt et al., 2016),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环境和条件比较敏感(Hiver, 2020)。此外,学习者外语学习投入(认知、行为和情感)对外语学习成效的影响在面对面课堂交互模式和线上课堂交互模式之间存在差异(Carver et al., 2020),但已有研究未涉及外语投入的社会投入维度,因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的关系。因此,线上外语课堂情境下学习者外语投入与外语学习成效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以及线上学习者外语投入五个维度与外语学习成效的效应量,尚不明确,需进一步探讨。

已有研究发现,外语情绪与外语投入相互作用,影响外语学习成效(Khajavy, 2021; Mohammad Hosseini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22)。郭云仙(Yunxian Guo)(2021)认为,外语投入(能动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与外语愉悦相互影响,二者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外语投入和外语愉悦与外语学业成就存在较低正相关关系。戈兰·哈桑·哈贾维(Gholam Hassan Khajavy)(2021)发现外语投入与外语情绪显著相关,但外语学习成效与外语愉悦之间相关性不显著,与外语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另外也有研究证实,外语愉悦显著预测学习者外语投入(Mohammad Hosseini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22)。可见,学界普遍认为,外语情绪影响外语投入,但对外语投入是否影响外语情绪存在较大争议,对线上外语学习者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和外语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实证研究。

另外,研究证实,线上课程持续时长(Course Duration, CD)影响学习者认知投入(Liu, 2022)。艾萨·阿普里达亚尼(Asiaah Apridayani)等(2022)的研究也发现,在线课程持续时长影响外语倦怠,对

外语学习成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本研究将考虑线上外语课程持续时长对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和外语学习成效关系的影响。

综上,外语愉悦、焦虑和倦怠作为独立并存的情绪变量,与线上学习者外语投入和外语学习成效关系密切,但是,已有研究缺乏对外语倦怠情绪和外语社会投入等变量的考量,探索线上学习者外语愉悦、焦虑和倦怠三种外语情绪在外语投入和外语学习成效关系间作用机制方面的成果也不多见,更没有从历时角度考量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将填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探索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的相互关系及其历时变化,以及二者对线上外语学习成效的影响。

1 研究设计

1.1 被试

研究被试是东部某省份一所本科大学参加大学英语在线课程学习的一年级学生,分别选取理科、文科二大类四个专业八个班级 325 名学生,年龄范围为 19—20 岁($M=19.8, SD=0.9$),其中男生 193 名(59.4%),女生 132 名(40.6%)。研究分别在大学英语线上课第四周、第八周和第十二周对被试进行数据收集。所有被试知道研究目的,自愿参与研究,并积极配合。

1.2 研究工具

研究借助问卷星发放与回收问卷。所有问卷均采用从“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5分)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1.2.1 外语情绪量表

外语愉悦量表选自 Li 等(2018)的中文版量表,共 11 个测量条目。各项拟合指数良好,量表的结构效度较为理想,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0.894$)较为理想。

外语焦虑量表选自让·马克·德韦勒(Jean-Marc Dewaele)等(2014)对 Horwitz 量表的缩减版焦虑量表,含八个题项。量表各项拟合指数良好,量表的结构效度较为理想,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0.847$)较为理想。

外语倦怠量表选自 Li 等(2021)改编的中国外语学习者外语倦怠量表,含 15 个题项。量表结构效度较为理想,信度较高(Cronbach's $\alpha=0.947$),适用于线上外语教学情景。

外语情绪量表均将原有题项的情境限定为“线上外语课堂”。

1.2.2 学习者外语投入量表

研究基于里夫(Reeve)和曾敬梅(Ching-Mei Tseng)(2011)的学习者投入量表,增加社会投入维度,包括 26 个项目,生成学习者能动投入、行为投入、情感投入、认知投入和社会投入五个维度。量表结构效度较为理想,五个维度内部信度较高(Cronbach's $\alpha=0.89$)。

1.2.3 在线英语学习成效测量

研究采用自评和真实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评测大学英语在线学习者学习成效。其中,自评成绩是被试基于自己当前的外语能力对自己的学习成效作出的评价,评分区间为 1—10 分。真实考试成绩来自每阶段测试的平均分。

1.3 数据分析

研究对收集的部分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后,导入 SPSS 26.0 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然后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不同线上外语课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情

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不同线上外语课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与外语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

2 研究结果

2.1 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描述性统计结果

线上外语学习时长为四周的情况下,外语情绪均值为 2.75(SD=0.72),外语愉悦均值为 3.76(SD=0.65),外语焦虑均值为 2.31(SD=0.74),外语倦怠均值为 2.19(SD=0.80)。比较外语愉悦、焦虑和倦怠均值,结果如表 1(W4)所示,外语愉悦的均值显著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外语投入均值为 $M=3.18(SD=0.71)$,能动投入均值为 3.77(SD=0.75),行为投入均值为 3.55(SD=0.73),认知投入均值为 2.60(SD=0.69)情感投入均值为 3.85(SD=0.71),社会投入均值为 2.11(SD=0.71)。比较五个方面的均值,结果如表 1(W4)所示,情感投入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四个维度的均值。

在线外语学习时长为八周的情况下,外语情绪均值为 2.72(SD=0.70),外语愉悦均值为 3.01(SD=0.54),外语焦虑均值为 2.64(SD=0.61),外语倦怠均值为 2.51(SD=0.88)。比较三个方面的均值,结果如表 1(W8)所示,外语愉悦均值显著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外语投入均值为 3.09(SD=0.79),能动投入均值为 3.15(SD=0.73),行为投入均值为 3.78(SD=0.73),认知投入均值为 2.91(SD=0.79),情感投入均值为 2.97(SD=0.69),社会投入均值为 2.64(SD=0.74)。比较五个方面的均值,结果如表 1(W8)所示,行为投入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四个维度的均值。

在线学习时长在 12 周的情况下,外语情绪均值为 2.66(SD=0.66),外语愉悦均值为 2.04(SD=0.75),外语焦虑均值为 2.80(SD=0.69),外语倦怠均值为 3.15(SD=0.72)。比较三个方面的均值,结果如表 1(W12)所示,外语愉悦均值显著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外语投入均值为 3.05(SD=0.75),能动投入均值为 3.04(SD=0.71),行为投入均值为 3.05(SD=0.74),认知投入均值为 2.98(SD=0.79),情感投入均值为 3.88(SD=0.81),社会投入均值为 2.32(SD=0.71)。比较五个方面的均值,结果如表 1(W12)所示,情感投入均值显著高于其他 4 个维度的均值。

表 1 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不同维度均值比较结果

	W4			W8			W12		
	V	F	P	V	F	P	V	F	P
FLE-FLA	32.05	0.000***		FLE-FLA	45.05	0.000***	FLB-FLE	30.12	0.000***
FLE-FLB	29.1	0.000***		FLE-FLB	36.54	0.000***	FLB-FLA	42.38	0.000***
EE-AE	42.29	0.000***		BE-AE	28.36	0.000***	EE-AE	23.47	0.000***
EE-BE	25.12	0.000***		BE-EE	33.2	0.000***	EE-BE	29.64	0.000***
EE-RE	22.04	0.000***		BE-RE	41.32	0.000***	EE-RE	38.98	0.000***
EE-SE	15.32	0.000***		BE-SE	18.62	0.000***	EE-SE	22.37	0.000***

2.2 外语情绪与外语投入的交互关系

对外语情绪及其维度和外语投入进行皮尔逊相关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外语投入与外语情绪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外语愉悦与外语投入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外语焦虑和倦怠与外语投入呈现中度负相关关系。从 VIF 的结果来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2 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相关性结果

	FLLE		VIF
	r	P	
FLEs	0.720	0.000***	1.205
FLE	0.715	0.000***	2.035
FLA	-0.605	0.000***	1.527
FLB	-0.530	0.000***	1.624

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将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及其维度作为预测变量,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将外语情绪及其三个维度与外语投入构建回归模型,按照线上外语课程持续时长进行分组检验。学习时长四周、八周以及12周的回归方程显著,具有解释意义。外语愉悦、焦虑以及倦怠方程在不同周期显著,具有解释意义。结果如表3所示,外语情绪与外语投入之间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在线学习时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四周的显著性高于八周以及12周(0.257>0.156>0.095)。外语情绪的三个维度与外语投入的回归系数显示,外语愉悦的解释力度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且外语愉悦与外语投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外语焦虑和倦怠与外语投入均呈现负向关系。其次,将外语投入及其五个维度与外语情绪构建回归模型,学习时长四周、八周以及12周的回归方程均显著,具有解释意义。外语投入对外语情绪的影响随着在线学习时长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0.347>0.204>0.103)。能动、行为、认知、情感以及社会投入在不同周期显著,具有解释意义。能动投入对外语情绪的预测能力显著高于认知、行为、情感和社会投入。

表3 外语情绪与外语投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FLEs	W4				W8				W12			
	Adj-R ²	B	t	P	Adj-R ²	B	t	P	Adj-R ²	B	t	P
FLE	0.617	0.257	9.623	0.002	0.537	0.156	12.351	0.008	0.503	0.095	3.021	0.02
FLA	0.629	0.152	8.524	0	0.454	0.105	6.387	0	0.493	0.132	6.641	0
FLB	0.629	-0.106	-10.624	0.004	0.454	-0.095	-3.628	0	0.493	-0.113	-4.358	0.004
FLLE	0.629	-0.213	-7.143	0	0.454	-0.084	-2.952	0.001	0.493	-0.102	-5.154	0
AE	0.65	0.347	15.468	0.002	0.641	0.204	6.217	0.002	0.63	0.103	3.038	0.061
BE	0.514	0.228	12.351	0	0.563	0.138	5.384	0	0.534	0.192	4.92	0
CE	0.514	0.12	6.201	0	0.563	0.024	2.021	0	0.534	0.103	3.689	0.01
EE	0.514	0.152	11.24	0.001	0.563	0.074	4.206	0	0.534	0.058	2.362	0
SE	0.514	0.14	15.031	0	0.563	0.084	2.113	0.003	0.534	0.032	1.921	0.021
	0.514	0.132	13.248	0	0.563	0.103	3.062	0	0.534	0.057	2.248	0

2.3 在线学习者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对在线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

将外语情绪及其三个维度和外语投入及其五个维度纳入回归模型,验证在线外语学习者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效果的预测作用。逐步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不同线上学习时长条件下(W4、W8和W12),学习者外语情绪与外语学习成效的模型拟合度较好,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均呈现正向预测作用。12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高于

四周和八周(0.541>0.305>0.125)。其中,在线外语愉悦对外语学习成效呈现显著正向的预测关系,外语焦虑和倦怠对外语学习成效呈现显著负向的预测关系。

此外,如表4所示,四周、八周以12周外语投入与外语学习成效的模型拟合度较好,外语投入对在线外语学习成效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社会和能动投入对在线外语学习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行为、认知和情感投入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外语投入回归系数显示,随着在线学习时长的增加,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逐步减弱。八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在线学习者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高于四周和12周(1.024>0.745>0.306)。其中,社会和能动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呈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其他三个维度未呈现显著预测作用。

表4 外语情绪、外语投入和在线外语学习成效的共同预测作用

回归模型		W4				W8				W12			
		拟合指数		系数		拟合指数		系数		拟合指数		系数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Adj-R ²	B	t	P	Adj-R ²	B	t	P	Adj-R ²	B	t	P
FLEs	LA	0.375	0.305	7.548	0	0.541	0.125	6.349	0	0.481	0.541	5.328	0
FLE	LA	0.421	0.327	6.247	0.001	0.367	0.133	4.209	0.001	0.426	0.085	3.357	0.001
FLA	LA	0.421	-0.201	-2.027	0.015	0.367	-0.025	-1.024	0.051	0.426	-0.168	-4.354	0.001
FLB	LA	0.421	-0.124	-4.358	0	0.367	-0.039	-2.035	0.001	0.426	-0.271	-8.135	0.005
FLLE	LA	0.784	0.745	12.241	0	0.604	1.024	9.324	0	0.573	0.306	8.581	0
SE	LA	0.354	0.351	6.302	0.001	0.268	0.241	3.258	0.001	0.324	0.142	6.021	0.001
AE	LA	0.354	0.478	7.624	0	0.268	0.021	1.054	0.025	0.324	0.052	3.149	0.006

3 讨论

3.1 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的变化趋势

结果显示,随着在线学习时长增加,学习者外语愉悦和焦虑均值下降,外语倦怠均值上升,结果支持皮特·麦金泰尔(Peter MacIntyre)等(2012)的观点,即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可以改变或共存。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共存机制具有历时变化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试图保持积极情绪,消除消极情绪,几乎是不能实现的。线上外语教师应该使用教学手段,处理和引导学习者不同的情绪类型。

随着在线学习时长增加,学习者外语投入五个维度的均值下降,其中社会投入下降幅度最大,外语投入随线上课持续时长的增加而下降。结果支持玛丽亚·艾乐特帕尔马奇(Maria Altebarmakian)等(2017)的研究,即随着线上学习时长的增加,学习者发现与同伴的社会交互减弱,社会投入程度下降。缺乏社会凝聚力导致学习者投入不足(Aubrey et al., 2022),而增强线上同伴合作促进社会凝聚力,线上学习者对内容类型学习任务的投入程度较高(Altebarmakian et al., 2017)。因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增加同伴合作任务,增强线上外语学习过程学习者的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教师应该根据教学需求,调整内容类型和讨论类型学习任务比例,设计投入度合适的线上任务,调整学习者投入程度。

四周和八周线上外语学习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愉悦均值显著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12周线上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倦怠均值显著高于外语愉悦和焦虑。随着线上外语持续时长的增加,外语愉悦均值变化最大,其次是外语倦怠和焦虑。四周和12周线上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情感投入平均值显著高于外语能动、认知、行为和社会投入。八周线上持续时长条件下,外语行为投入平均值显著高于外语能动、情感、认知和社会投入。随着线上外语持续时长的增加,外语情感投入的均值变化最大,其次是外语能动投入和社会投入。教师支持促进学习者情绪的历时调整(Wang et al., 2012),自我效能感和归属感促进学习者历时投入(Kahu et al., 2020)。可见,历时的积极情绪可以促进学习者投入(King et al., 2015)。因此,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关注学习者过程性情绪变化,对学习者提供教师支持,增强学习者自我效能感和归属感,促进学习者积极情绪的发生,增强外语投入程度。

3.2 在线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的交互关系

在线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情绪对学习者学习投入至关重要(Pekrun et al., 2012)。这一结果也与二语习得的研究结论一致(Dincer et al., 2019),即外语情绪可以增强或抑制学习者投入。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拓展-建构理论,即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短期内的思维-行动资源,有利于积累、建构长期的认知、动机、生理、心理及社会资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四周、八周和12周线上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的回归系数显示,不同学习时长条件下,外语愉悦均对外语投入有预测作用,但预测作用可能随时长变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线上学习者外语愉悦($B=0.539$)和倦怠($B=0.521$)比外语焦虑($B=0.301$)的预测性更强。这一结果支持Mercer(2019)的研究,即学习者外语愉悦是学习者投入的主要心理前因,但外语愉悦对学习者的预测作用可能受线上学习时长影响。

回归分析进一步说明,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因为外语投入可以解释相同比例的外语情绪变异。这一发现印证了Pekrun et al. (2022)的研究,即学业情绪与其前因和结果之间随时间推移产生双向交互关系。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能源自这两个变量的部分重合,因为带有外语情绪的学习者在课堂上具有情绪投入,而情绪投入是外语投入的重要维度。由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推断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互为前因。外语情绪的形成促进或抑制学习者外语投入,进而引发学习者外语积极或消极情绪。

3.3 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预测作用的历时影响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线外语学习时长影响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对在线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积极情绪强化学习成效,消极情绪降低学习投入,影响学习成效。线上外语课堂学习者的积极情绪越高,体验的焦虑和倦怠程度越低,可能会呈现更好的外语学习成效(Pekrun, 2006)。基于线上学习环境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的产生能够减弱消极情绪的作用(Fredrickson, 2003)。线上外语课堂中,激发学习者积极情绪可以抑制学习者因线上学习时长的增加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此外,12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在线学习者外语情绪对在线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高于四周和八周($0.541 > 0.305 > 0.125$)。八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在线学习者外语投入对在线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高于四周和12周($1.024 > 0.745 > 0.306$)。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控制-价

值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可能具有历时变化特点。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问卷和测试形式收集数据,探索线上外语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二者对外语学习成效的历时影响。研究发现,线上外语学习者外语情绪与外语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外语愉悦与外语投入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外语焦虑和倦怠与外语投入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和外语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历时变化特点,外语情绪对外语投入在不同在线学习时长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外语愉悦的解释力度高于外语焦虑和倦怠;外语投入对外语情绪的影响随着在线学习时长的增加呈现下降趋,能动投入对外语情绪的预测能力显著高于认知、行为、情感和社会投入。线上学习者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均呈现正向预测作用。12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在线学习者外语情绪对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最高;外语投入对线上外语学习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随在线学习时长增加而减弱。八周在线外语学习时长条件下,外语投入对外语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最高。

研究结果对线上外语教学实践和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外语教师应该支持、尊重学生,肯定学生,并根据线上情景特点设计课堂活动,增加同伴合作任务,激发学习者外语愉悦情绪和外语投入。研究结果从历时角度考察外语情绪和外语学习成效的交互关系,拓展了控制-价值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考察了三种外语情绪与外语学习成效的关系,外语学习过程中还有其他情绪(MacIntyre et al., 2019),比如兴奋、愤怒、放松、尴尬和希望等(Pekrun, 2006),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拓展对外语其他情绪的研究。

参考文献:

- Apridayani, A. & B. Waluyo 2022.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Students' Enjoyment and Boredom in Synchronous Online English Courses[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 1-16.
- Aubrey, S. King J. & H. Almkhailid. 2022. Language Learner Engagement During Speaking Tasks: A Longitudinal Study[J]. *RELC Journal* (3): 519-533.
- Carver, C, Jung D. & L. Gurzynski-Weiss. 2021. 7 Examining Learner Engagement in Relationship to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Mode[M]//*Student Engagement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Multilingual Matters: 120-142.
- Dewaele, J. M. & P. D. MacIntyre. 2014.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 237-274.
- Fraschini, N. & Y. Tao. 2021. Emotions in Online Language Learning: Exploratory Findings from an ab initio Korean Course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 1-19.
- Fredrickson, B. L. 2003.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s Coming to Understand Why It's Good to Feel Good[J]. *American Scientist* (4): 330-335.
- Guo, Y. 2021. Explor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Learner Engagement with Regard to EFL Achievement and Absenteeism: a Sequential Mixed Methods Stud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12): 766058.
- Hiver, P., Al-Hoorie, A. H. & S. Mercer. 2020. *Student Engagement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Multilingual Matters: 265-278
- Hu, Q. & W. B. Schaufeli. 2009. The Factorial Validity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Student Survey in China[J]. *Psychological Reports* (2): 394-408.
- Kahu, E. R, Picton C. & K. Nelson. 2020. Pathways to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First-year Student Experience

- in the Educational Interface[J]. *Higher Education* (7): 657-673.
- King, R B, McInerney D. M. & Jr F. A. Ganotice. et al. 2015. Positive Affect Catalyzes Academic Engagement: Cross-sectional, Longitudi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3): 64-72.
- Li, C. 2020.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Chinese EFL students'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EFL Learning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 246-263.
- Li, C. , Zhang L. J. & G. Jiang 2021.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urnout among Chinese EFL Students[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 1-15.
- Liu, L. & Z. Duan. 2022.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Learning* (4): 66.
- MacIntyre, P. & T. Gregersen. 2012. Emotions that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The Positive-broadening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 193-213.
- Pekrun, R. 2006.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ssumptions, Corolla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8): 315-341.
- Wang, M. T. & J. S. Eccles 2012. Social Support Matters: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 Engagement from Middle to High School[J]. *Child Development* (3): 877-895.
- Wang, Y. Derakhshan A. & L. J. Zhang 2021. Researching and Practic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Past,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12):731721.
- Zhao, Y. & L. Yang. 2022.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joyment and Boredom as Mediator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987554.
- 李成陈,韩晔. 2022. 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J]. *现代外语* (2):207-219.

A Study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and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hievements

FAN Kaifang¹ WANG Chunlei¹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hievements in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in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rse duration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and engagement vary in different course duration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s high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and burnout are moderate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is time-vary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in all conditions of course duration.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hav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and burnout;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agentic engagement on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emotions; foreign language engagement;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hievements; dynamic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朱晓云